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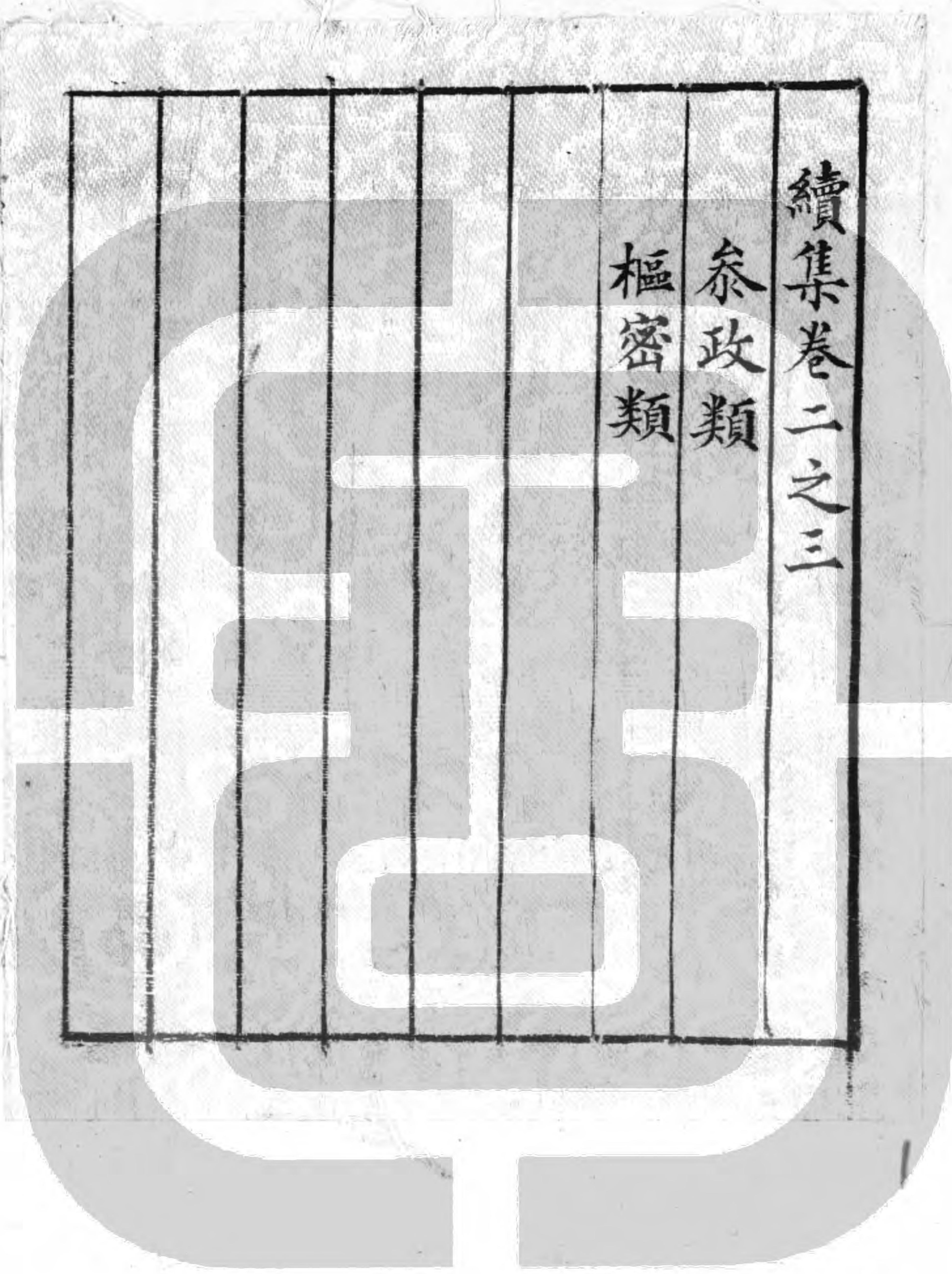
翰苑新書

第卅七冊

續集卷二之三

參政類

樞密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二

續集

參政類

賀劉樞密兼參政 伯正

鄭雪巖

伏審三朝播告元老登庸泰之初九拔茅彙征亨嘉之會
蹇之六二匪躬盡節安強所基兩地增崇普天胥慶斗樞
司帝旁之運台躔十天下之平龜筮卿士是謂大同作內
吉作外吉左右國人皆曰可用在朝和在野和在任黃髮斯
無愆副蒼生所共仰恭惟某官風稜素望骨鯁赤忠包括
諸儒家之文粹然一出於正周旋三諫官之位卓乎莫擬
其倫哉者培之善有所資傾者覆之惡無所避中庸至德
鮮能久矣聖賢絕學庶有繼乎昔孟子去齊豈無為王留
者今周公歸洛自今立政共之况正元朝士之無多宜慶
曆相臣之有取是閔國體可驗天心乃賡載歌其應如響

丙魏同心輔政夫復何憂殷周中興得人於斯為盛其繆
分邊障喜聽郵傳久望東家夫子之門惟有南豐瓣香之
敬已相司馬敢廢當路知己之書願效王褒以續聖主得
賢之頌其為欣抃罔既編摩

賀衛參政除端明

洪平齋

通班邃殿詔祿殊庭兩地穹崇聳龍頭之宿望九天清閔
開麟趾之隆名號渙路朝驩臚函夏共惟某官氣夷履粹
行峻識周濟天下而起八代之衰莫窮韓子之學正人心
以承三聖之作不卞孟氏之功須妖祲之方張肆頽波而
俱靡腰多服艾手獨塞蘭便面障西風之塵若將浼已掉
頭隨東海之霧似欲終身此志雖造物之為徒吾道實蒼
生之司命為時強起與國同憂墮三都而卻來人屏四凶
以禦魍魎山嶽可以搖動天日為之開明益契淵衷晉參
機秉輯和戎之福太山鞏國勢之四維定翼子之謀少海

行仙源之重潤力扶皇極期建太平然張琴瑟於不調之
餘而投藥石於既憊之後所傷多矣欲變難哉矧如一秦
之復生縱使九舜而莫治寧為落落烏肯容容尊鱸送逸
興於三高花木引清風於獨樂心清如水名重於山回觀
垂手帖耳以相從乃至血指汗顏之不暇見幾我早得計
疇多天道有時而好還國是既久而自定特異清朝之禮
盡還舊弼之恩儒生萬數之有榮獨備玉宸之問作者七
人之相對小留珍館之閑公於枋用以何求人謂袞歸之
有漸昔焉洗日今則望霖傳詔令於藥珠聳聞學士之拜
待漏聲於丹鳳共俟相君之來某夙出鈞陶久旱泉布赤
烏几几東山嗟姬旦之居綠竹猗猗淇奧望武公之入揚
庭有喜賀履尤深

賀陳樞密兼參政

恭審元龜登任治象作新人仁用國日明增重五兵之本

儒者在朝增美弼成萬化之基斷自淵衷歡傳天下共惟
某官誠明之學文武之資一片盛心對越天地而無愧平
生大節突兀山嶽而不移笑傲林泉歛藏雲雨希乎賢聖
者問學工夫無止法志於道義者事業富貴不足言天將
啓中興之機公難堅勇退之願觀者環堵人喜君實重來
責以推車上倚希文獨至未踰旬浹悉有鈞樞召我而豈
徒哉今時則易然也以堯舜君民而自任其在茲乎使周
程體用之大明斷可識矣某受知惟舊竊庇方新趨未央
殿而奉觴忻聞渙號慶天章閣之給朴幸見太平望衮非
遙被賤斯恪

李參政

洪平齋

伏以瞻泰階之六符獨重鈞衡之望遡井洛之萬里近依
衮繡之光方攬轡以問津爰拜塵而起敬共惟某官道明
如日名震若霆濬濂溪之源直至孔顏師友之際嗣巽巖

之學何止遷固父子之間天付之以江漢之靈世仰之如
嵩華之鎮蚤發西崑之軻徑參東府之機妙調膺於國論
之變遷陰轉移於君心之趨向屏四凶而不用括十獻以
方來時人未免貪天之功君子遂有避地之志嗟哉狼跋
行矣鴻冥善類既失其指南讒夫可投之有北雲無心而
出岫固知富貴之為輕水有時而回淵惟聽是非之自定
坐安亦焉盡復青氈繫杏泰之相乘實乾坤之所相獨樂
園之自逸難淹君實之能天章閣之一開即俟鄭公之用
某短於汲綆拙甚筭鞭羊腸世路之自伶蟲臂生涯之誰
托豉宮墻之數仞喜厦屋之萬間掃舍人之門辱肯容於
歸倚入翹材之館願終荷於生成

賀李參政

方秋崖

誕揚制冊參秉政機當聖賢馳騫之時聿思元老顛道德
安強之效迄厓仄平簡在帝心於皇廟論共惟某官養其

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姚崇應變而宋璟宇文兼負經
綸之蘊元齡善謀而如晦能斷克成綜核之功自續武於
樞庭茂結知於宸極明良十載仁義一言伊於天下皆堯
舜之民政以宵中有孔周之學會羽檄適憂於丙枕宜鋒
車趣駕於庚牌王曰歸哉舊弼為中朝之望天其或者太
平當今日之期過觀介圭人陪台衮共俟巨川之濟式隆
巖石之瞻泰階同符間兩社以為公輔神器增重有一德
以亨天心傾聽白麻登延黃閣某親逢盛事思見熙辰甲
兵之問不至廟堂蓋邊臣之志願忠信之言可行蠻貊惟
公相之所為嘉與涵生悉歸陶冶

賀章參政

陳篋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久資制勝之
籌明政於國家間暇之時今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體貌
益隆切以陳太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址極者四輔

實參危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衡石萬微推實大聲宏
則足以笙鏞群動人方拱手天亦開顏篤生魁壘之英丕
輔升平之治共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儒挺繁霜大雪
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崢嶸唾視冰山矧
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畧助成誅霍之謀化瑟旣更憲網獨
秉旋預黃屋股肱之托進陪紫樞心腹之謀案邊瑣以科
條孜孜於護風寒之處討軍實而申儆汲汲於未陰雨之
時坐成道德之安強端出規模之宏遠肆疇庸於黼衣亟
參秉於鈞衡稽武王之四人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爹
奚以為便當架明堂之柱以峙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
材而鬱未施之澤時幾天與事業雲興坐板三五六經載
籍之傳遠邁二十四考中書之懿某嘗於比日獲拜下風
甫安縛竹之居忽聆拜麻之命摩娑朽鈍附麗休明天實
助其飛騰人盡為之鼓舞鼠肝雖簿亦追隨塊土之中鷓

尾方崇但悵望雲霄之上

賀周參政

楊誠齋

敷錫明綸丕釐大政會雲龍於千載王素識其精忠排虎
豹於九閔人始知其定力和氣布護浮雲豁清切以聖賢
之遇合相須為最難而功名之進為欲速則不達陸贄論
諫之久晚乃被於延登元稹私交之多終不逃於罷免與
其多驅橫鶩以售媚竈之策孰若孤立一意以俟當陽之
知進也無朋居之不作共惟某官盛名播於九牧孤忠耿
於一天玉札丹砂之良可用而續千歲之脉天球何圖之
瑞不言而為萬乘之珍兩去國而其節為最高三入朝而
其進無所挾以正水清明之鑑而銓叙羣品以補天造化
之筆而裁成帝墳勇退益堅眷留愈篤道大故萬鍾不以
嬰其志天定故群辟無所肆其說泰山巖々自足併喙於
萬於中台兩兩又將膠輅於三辰維今太平之基在我自

治之策建道德之輔則元氣實收謇諤之助則衆視消考
覈軍實以察其名存實亡之欺寬阜民力以救夫上溢下
漏之失凡經緯之密勿皆次第而推行鑒謨烈於 祖宗
坐躋慶曆嘉祐之治書勲名於竹帛將播嵩高韓奕之詩
某喜中興之有期知貞儒之無敵乾坤既正覓山川宇宙
之頓新霖雨來蘇想草木昆虫之咸喜輒冒攄於狂瞽思
有補於高明願寬不韙之誅少借曲成之造

賀李參政

危巽齋

伏審顯膺詔綽分綽政機方甲兵之間至廟堂孰為經濟
而股肱之寄在忠力式副登庸勢重朝廷驩均海宇惟天
朝之立武必台輔之有人寇公用而吐使興誰是之言司
馬相而遠人有生事之戒蓋太阿出匣物莫敢干而猛虎
在山麓為不採精神聚會風采聳聞故王朝方選於金甌
諒敵國已失其已筋自非偉望曷稱疇咨共惟某官學富

天人量兼海岳英標照世冰壺玉衡懸清秋碩德居朝天
球河圖在東序屬時多故應變無窮人皆言見夷吾夫復
何憂帝亦謂倚裴度足以破賊乃宅百揆底定四方濟時
之相豈易得哉中興之功可立俟矣惟公懋得為國遠謀
上安千齡宗社之基下固四海生靈之命况雲屯萬竈方
日費於千金而天設長江護風寒者數處儲峙正急守備
尚單何所取財何所取兵早定澶淵之策何時當誅何時
當決亟摧羗虜之鋒願推枕戈待旦之心以抹厝火積薪
之勢黃閣密籌於遠略黑頭盡了於俊功使濃墨大字作
為歌詩勒石崖而不朽更金匱石室藏之盟誓等秦礪以
長存某側聞秉鈞不知折屐昔望林中之止渴已慰塵心
今逢天上之和羹必均鴻施敬共俟命懇款書辭

賀汪參政

周平園

竣事行營奮庸舊弼徐方不回而歸休父酬暮年節制之

功袞職有關而補樊侯替萬世保衡之業宸心所屬民蒼
則同共惟某官惠和忠肅而極之以誠敏達清明而篤之
以孝望其風采凜名世之巨材發以詞章驚前人之逸駕
惟是規恢之大固宜進用之難天方祐於我家 帝親知
其國士拔之丹府付以憲臺凡 上前獻替之嘉謀皆天
下安危之至計適文王有獫狁之難正切焦勞顧李愬帥
鄧隨之兵尚虛統督一言辰告千里暑行雖逆順不同虜
有當亡之理然強羸相絕我無必勝之資况驅荆襄不教
之民中控吳蜀相望之勢衆方烏合虜則鳴張甲戰而乙
乃還北攻而東已急指麾諸將激勸群雄赤幟二千亟回
於韓信青兵三萬幾獲於左賢群胡由是以大奔故地乘
時而漸復人惟求舊旣望實之久孚賞不踰時亦勲庸之
當報茲推古誼抑有成撫盜賊甘陵彥博入登於宰席使
來西夏仲淹歸贊於樞庭不圖 仁祖之前聞乃至紹興

而復見某辱知甚厚在治有初上馬從軍揣已昔慚於不
武懷鉛抱槧期公力致於升平

賀鄭簽書除參政兼太子賓客

梅亭

顯用正人進參大政試之宥密已折衝樽俎之間倚以弼
諧必銷患庸堂之上賢得路四海傾心其惟某官清介
以和直方而大楊休山立粹為廊廟之珍地負海涵凜有
社稷之器來從百里甫閱七年徧儀清切之司彌積均弘
之望果由樞筦遂贊政機作天子之股肱兼諸皇之羽翼
惟公懋德相我受民式新罪罪之調益永旂常之載某屬
拘群組莫旅賓慕千萬間之歡顏既深賀履三十幅之共
轂尤慶得輿

賀喬樞密除參政兼知院

楊誠齋

晉用真儒升參大政運籌決勝又注意於安危當軸處中
仍兼資於文武用人如此處國驩然共惟某官廣淵而篤

誠高明而博厚好李本孔顏之李用心乃禹稷之心非仁
義不陳於前雨露夙深於獻納有謀猷則順于外風霆不
顯其流行翊贊斗樞燹和天緯折衝尊俎鯨鯢服京觀之
刑申畫郊圻鱗介慕衣裳之會然南北兩朝不能一統由
東西二府分作兩塗今內治外治交急之時乃政柄兵柄
合謀之日宜崇夙夜宥密之任秉策旦夕承弼之功蘇民
力之中乾回夷情之內巽建久安之勢而成長治之業杜
群枉之塗而開衆正之門歲大旱而作霖啓沃良資於博
說天未陰而徹土綢繆允賴於周公邦其永孚于休公有
無窮之聞某雲邊輓粟雪裏聞麻回思大李之十年嘗侍
司成之丈席今三賢方施政於天下必無不獲之夫縱四
牡非有功之使臣願鑒懷歸之悃

賀陳參政

方秋崖

正位東府本兵西樞方吾君奮大有為之資明明獨斷咨

我公以不世出之畧翼翼同心有偉綸函陟茲衡弼共推
某官剛大而養以直高明而克以柔決千里於帷幄之間
凜乎人傑玩四夷於掌股之上張我天声用簡在於帝心
肆參持於國材具瞻深聳注意斯皇某恪守宗藩莫越材
館文事有武備適觀儒者之功聖主得賢臣切聽輿人之
頌

賀錢參政除資李赴經筵

危巽齋

伏審絲綸趣召衮繡遄歸任四海之安危正有資於忠力
辭上天之富貴乃密贊於謀謨夷夏聳聞社稷增重共推
某官温恭天稟忠孝家傳正色立朝天球河圖在東序英
標照世冰壺玉衡垂清秋遂贊樞機晉參鈞軸屬在議論
紛紜之際正資老成持重之言方萬牛挽而首不回孰明
其智及六鰲去而山為動始識其忠姑暫鎮於北門已涑
歸於東海公乃丐以閑居之適上亦高其鶴髮之年留用

其謀不煩以政陞班月殿極平生儒者之榮勸講金華如
古者師臣之重用禪大計以濟中興令五日一至朝賞實
外倚潞公之任重欲大遼毋開邊隙恐再勞司馬之居中
某自聽賜環不知折屐上既為於國賀下亦慶於已知昔
處粉榆嘗叨預君侯之勸駕繼司芹藻亦嘗因舍人而掃
門應怜久吟之姓名必有噓枯之造化腹心敬布頂踵知
歸廣厦萬間已復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雞
伏之仙

賀俞樞密兼參政

梅亭

鼎升兵本晉預政棧立武有常將見五原之款塞用儒無
敵更觀三台之叶心膺一時稠疊之榮契千載明良之會
共惟某官材宜王佐智可帝師自其不辭小官之時已負
將降大任之器夙夜宥密甫參帷幄之籌乾坤清夷益結
冕旒之眷既兼資於文武盍並注於安危爰命宗工式兼

亞相上帝將復高祖德坐令趙璧之還皇天既付中國民
豈但齊彊之復惟股肱之寄在忠力則道德之威成強安
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某夙蒙擗拂竟自沈冥直
柄當權恐不吝曲成之陶冶近畿入幕固未為遠去於門
墻

賀王參政

格齋

光膺宸渥參秉政機黃屋勸勤豈皇暇世間之庶務紫芝
錫命乃登庸天下之正人豈非燕一子之謀莫先求哲人
之奉臣有十乱武惟用此而有餘才如八元堯自相之而
何害尚用儒之已盡如釋負以無憂允惟我公能任是責
共惟某官才全而能鉅志大而氣剛酌柱獻棟梁之規人
為之懼披腹呈琅玕之蘊天亮其忠粵從甘泉持橐之時
已有傳岩調鼎之望暫勞分閫旋促賜環方班聽履上星
辰之聯遽參濟川用舟楫之地進則云驟用猶恨遲然而

受隆委於兩朝下丞相之一等雖群賢並命期共賡股肱
庶事之歌然輿論所宗乃獨任春秋賢者之責元氣曷壯
陰沴孰消樽俎笑談何以折遐衝於千里之遠日月獻納
必將奉明主於三代之隆在此位而不為於它人而何望
尚惟自任以佐丕平某雅嘗辱知不敢私賀所願獲見勲
烈有如青史之所書則雖墮在江湖至於黃馘以何憾

賀龔參政

楊誠齋

疇咨正人參秉大政惟天佑于有 宋將開平治之期惟
后非乎我公不在弼諧之選罔曰一賢之寡已底萬邦之
孚共惟某官表粹而裏之剛人而今而道之古所立卓爾
皆詩書未作之傳奉而措之非秦漢已還之業頃在諫省
人謂冰霜及臨帥藩民稱父母觀者異視吾惟一初然抗
疏宸居排群小於不用之處而救荒江介活百城於既死
之中雖云緒餘獨不雋偉人望欲逃而莫可 上心既用

而乃驩將階兩地之嚴遂冠三能之極抑天下無難療之
病惟藥者有宜先之方儻苦口之貯儲則元氣之充實此
執事平生之所挾豈今日得時而不為某舊洪走趨雅辱
知遇歸欤空谷方鋤三徑之荒仰止慶霄忽覓五雲之遠

賀陳簽書除參政兼同知

李梅亭

升參大政復翊洪樞仲子之辭三公夫固輕千鐘之祿曲
逆之出六計終當遂萬物之仁一賢忽與多士奉笏共惟
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早收麟角之科夙負鰲頭之望
讀孔璋之檄嚴嚴經國之文卧元龍之樓耿耿濟時之略
四國茂蕃宣之績六條高澄按之功登仙有得於徐行乘
舟惟恐其偏重禁中頗牧收鼓舞號令之風雷羶上唐虞
緝熙光明之日月迄由翰苑進陟機庭尊俎折衝京觀正
鯨鯢之戮郊圻申畫介曹無蟻蝨之生立武事以有常顯
真儒之無敵今南北分庭和戰未一則東西二府謀議必

同爰籍前疑後丞之功入據經文緯武之智迓人安遠人
至憂民正急於憂邊大臣法小臣廉正已不難於正物相
尊等耳時來為之無謂於我如浮雲當念追天之未雨不
遐有佐無競維人某李既拙疎法當惟悴暑自安於締葛
一寒誰與人絕袍昔周旋元方之間亦欲李屠龍之技今
疲敵益州之役良難見流馬之功折聞黃麻之六經合入
繡衣之九戩燕雀賀夏捲簾必念其差池蟋蟀鳴秋堊戶
願徐於穹室

賀留參政

孫養晦

晉參大政兼貳洪樞會精神於一堂帝嘉道合總文武之
二柄人歎才難紓命既新巖瞻增峻某官自任以重力行
近仁開濟經綸主事中者素定運量酬酢應於外而不窮
顛昂聽履之班整暇籌邊之畧視遠民如畿甸惟恐或傷
惜國用如家資靡容經費儉朴創驚於侈俗聲華追繼於

前脩肆嘉叱馭之勲召典本兵之柄所挾者大人莫窺其
端倪所守甚堅上自知其誠確遂登四輔入贊萬微今天
下之積弊相仍由君子之任責者鮮志在憂國或首鼠之
多違心乎愛君於逆鱗而乃憚事論其是非而先以謗議
為畏人論其賢否而乃拘親故之嫌富貴在天名節在已
不可以自赦惟天有時而相遭公今延登衆所屬望先声
儉簡將回風俗於侈靡之餘素守冲和必能協國論於嫌
疑之際懋建同歸之治緝成相遜之風使彌縫品節無異
意以相違則廣太高明歷萬變而無弊即奮熙於端揆用
闔擇於群心伏念某苓朮舊儲澗邁賤跡昔屢勤於推轂
今尚困於膠舟側聞登庸樂在收用曩徇乞醢之請猶有
望於謁鄰今司播物之權夫何拒於躍冶翹翹肝肺戀戀
門墻

賀周參政

楊誠齋

疇咨儒英參秉機政欲治者無多術不過用天下正人之
宗選衆而得我公豈復有國人遺恨之處善數折合隆平
紹開共惟某官道得函三之原文傳襲六之統湛然原功
宏度之凝遠孰知有百鍊之至剛萃乎孤忠直節之高寒
中乃備四時之和氣當衆正綴旒之日倚一賢砥柱之功
於今延登或謂臯綏抑嘗歷選於賢聖未始輕試於進為
顧其道顯晦之如何豈其身淹速之是計故華渭布衣而
陟三事莫之或非若夷夔終身而効一官則又誰懟李世
浸薄古風不歸至於一游說之間便萌取卿相之意豈有
平日不為當世之所許乃欲任人之事權彼其初心惟以
無位而為憂不思既得之愧怍今執事致身於台斗而曠
懷寄夢於江湖平生兩禁之裴回五載六官之濡滯迨其
氣磅礴充積而極其盛維岳峻天奉期民咨嗟嘆息而屈
其淹如防制水上心雪釋渙號雷行酌彼公言置諸近弼

然後談者罔不翕如喜哉吾道之亨曷曰歲時之晚即奮
熙於端揆用橐飭於群心某老矣倦飛已焉榮望蓋伏櫪
久忘於千里獨巢林尚戀於一枝曩者或人之得醢乞諸
鄰而後獲今焉為母而請粟與之釜以何難此其欣欣之
獨私豈与悠悠者為比

賀宣參政

王驪軒

申命真儒顛參大政公輔間于兩社德因服而益彰天子
必有四鄰官推人而後備制書誕布歡頌交馳共推某官
忠結主知道先民覓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迹人蒙潤而不
知祥風和氣以長養為心物有生而自遂与其參夙夜宥
密之寄不若策旦夕承弼之功臣哉孰重於鄰哉賢者固
識其大者今海內之事勢若火未然公主上之信臣知風
之自夷情外狡民力中乾即戎七年而無休息之期拓地
千里而无堅疑之術使能定未保其能應則所憂將重於

所欣實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群策群力之切收草茅之
公議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和氣而達諸閭閻非常之功
待非常之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某崎嶇巢幕冒昧掃
門山甫奉之莫助之故妄陳於千慮原憲貧也非病也詎
敢異於一陶

賀曾參政

林執善

擢從樞筦晉貳政機授鉞于征有為王留行者秉鈞而處
俾知國有人焉彼此無適莫之私去來有輕重之繫切謂
安注意相危注意將時固有於險夷大不在邊細不在廷
理當明於緩急矧今多事無競維人有腹心之託則臂指
自隨由根本之強則精神遐暢与其有一韓有一范第相
語於軍中孰若用於魯用於周可無敵於天下某官弘深
而鯁亮鎮栗而高明執政二三股肱夙炳斗樞之象蟠曾
十萬兵甲獨高帷幄之籌屬氛祲之未清奮精忠而不顧

肅將王命崇建使名合表裏於江淮俟青冥之參鉞然而
何狄必由修政折衝何必臨邊帝方推轂而圖任益專公
用作棟而扶持攸切且殘虜匿形而奄至凡列城閉壁以
自全彼則腹背无憂我則手足俱露原茲積弊是豈一端
由平時大抵喜靜而幸安在今日何啻救焚而拯溺向使
涖師在外猶嫌請事於咸陽茲焉當軸居中自可宣威於
沙漠其述傳成命倍激摧綜敢重煩於播鈞惟思禋於海
岳愛仲山而莫助喜正子之優為措置西事莫如在廟堂
固已契呂申公之精識戒勅疆吏謹勿開邊隙行當踵司
馬相之清名

上宣參政

王驥軒

丞弼地嚴手握量材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鈞
惟大儒為吾黨所宗故孺子以是心而至輒陳梗槩上瀆
尊明竊以周公下白屋之禮衰鄭國歌緇衣之風廢凡懷

才而抱藝皆無地以託身攷漢史於元朔地節之間曰儒
相則孫弘魏相而已然仲舒不用而用張湯之酷吏望之
不薦而薦龔典德之樂工故西都兩百年非無材能而執政
二三人莫為宗主小不自愛則甘心田蚡之客大則无耻
則悅首石頭之門使善類至於失身亦當國不能无責惟
我本朝之諸老有古王佐之盛心文穆取人才多夾袋
之所蓄元猷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祁公用則所奉必世
名流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或薦能於選調或引類於
經筵蓋祖宗擢台輔於儒科叶心共濟故人物皆國家之
偉器同氣相求每三歎於前芳幸一逢於今日共惟某官
李到聖處氣涵天和尔雅文章瑞麟掣黃金之鑰倫魁声
望威鳳儀白玉之声通今博古以為高尊主庇民而自任
始者壘坡給札之對後來瑣闥批勅之詞鯁論危言凜凜
主張於國是忠肝義膽昭々對越於天心旋陟政塗預參

竑議高着眼力審時觀變之慮深堅起春梁扶顛持危之
責重翊太陽而東出領衆星而北朝寧王寶龜列聖在天
而相佑我家柱石重臣悉力以維持方將啓沃上心緝熙
帝李叔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茲求助之時為
車攻復古之計此勲既集无官可酬罔俾前朝專美魚頭
之參政將繇亞相徑躋鳩尾之三公伏念某殖李代耕賣
文為活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
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謾遊蓮池苟奉菽
水豈无膏沐耻為妾婦之容總奉旨甘遽奪阿婆之養春
秋之寃宥已畢霜露之林場猶新社曲之田无以給桑麻
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銓曹以
闕少負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有轍涸之
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雖素於左右初无介紹
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倘以氣類而相矜庶乎枯槁之立

駑材無取將何裨一代之經綸駁骨先叔亦足勵四方
之寒畯

賀婁參政

黃雲溪

妙簡中宸峻躋亞相樞廷基宥曾制墨之未乾政府同寅
俄息綸之狎至雖廟堂之維舊而風采之又新朝廷益尊
天下胥賀某官高文衍遠厚德鎮浮自生民以來无如尼
父任天下之重莫若阿衡蚤親天子之光已覩舍人之樣
屬群邪之張袂吁衆正之綴旒翩然斜飛澹若榮進濤瀾
澎湃之際砥柱不移雪霜彫瘁之餘孤標乃見肆奉予環
之召旋躋曳履之班曾未踰時已躋兩地握五兵之本方
資決勝之謀觀万化之原式寄弼諧之任今國步方寧而
邦遽弛拆民財既竭而官尚推肌諸屯創殘之餘尺籍虛
存而軍實未覈列郡飢饉之後斛穀翔湧而粒食浸難曠
土當議於營屯驍卒盍思於駕馭此為政之大者惟執事

其圖之有諧其須益懋乃本餘見同樓同啓

賀雷參政

楊誠齋

妙簡中宸峻迂亞相一臺正而朝廷治方觀風采之新元
首明而股肱良亟玉弼諧之任適當九重更化之始首膺
兩社執政之除國用正人士无異論共惟某官英猷經遠
雅量鎮浮道本心傳發揮中庸大李之奧文推手筆塗改
生民清廟之篇逆長風而孤騫千層霄而直上西省演綸
之妙東臺批勅之忠廣厦細旃半夜前席見諸謀正斷國
之際妙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其疇咨不應臯緩升華獨坐
曾制墨之未乾晉位同寅果恩綸之狎至然官高故其責
必重眷渥則其望必隆要宏厥施以副斯企方今主威僅
振權尤戒於多門虜好且成幣勿增於常歲所謂大政无
越於斯若不早圖有悔而已洪惟閣下素定胷中會當盡
行其所言毋謂有牽而莫可掀揭天地要將大紀於旂常

感會風雲可但立登於鼎鼐

賀袁參政

楊誠齋

簡隆宸陞序陟政塗耀神武折遐衝既資廟筭建太平興
太政式藉弼諧綸綍疎傳紳綏胥慶共惟某官直方剛大
廣博精深道德所宗孰不知泰山北斗之仰文章之作盖
取三代兩漢之餘早繇郎省之華旋被侯藩之寄辰猷入
告方司雨露之邊夜席俄前遽攝星辰之上比課坤維之
績亟疏渙汗之恩盖自琴鶴出蜀以來咸俟舟楫濟川之
久甫聽尚書之履又懷會稽之章惟其持方以入圓是以
難進而易退迨復青氈之舊存膺黃紙之除宥府同寅曾
未乾於詔墨宰廷贊化果正拜於冊書仰涵養之素深諒
規模之先定中台虛席職已總於棧衡額面正朝位佇登
於魁柄某甫介行李欽聆制麻屬嬰米薪之憂致稽削牘
之敬尚憶拜公於鄭鄉之日頗辱稱善其蕭寺之題暨再

入於脩門遂屢瞻於翹橐乃至閭曹之常伯尤蒙刮目於
旅人今兩賢皆升於宗工而一介陸沉於邑債同上

賀鄭參政

陳寶勳

顯泰制亟進參魁柄差丞相之一等未妨臚貌之隆預天
子之万機實號股肱之近海內幸甚國勢歸然切以自古
邦家莫先疑弼優游無為之際則庸人株守而有餘振厲
有為之時則大雅如連而不足維醜虜久聞於奔迸而吾
民間苦於祈禱欲預障於客邪且精調於元氣非得博習
光明之彥孰為深長久大之思郵置一傳衣冠胥慶共惟
某官鎮邦八寶毓秀三山非堯舜不敢陳有孟子敬王之
志雖伊管未能過負賈生通國之才蚤繇聖神之知徧歷
清華之貫於是非邪正之際每謹其微故治亂安危之間
所關者衆孤忠霜凜郡枉現明旋疇上坡耳目之勳進預
右府腹心之托樽俎從容而下自為之震聳樞機周密而

外莫測其弥縫遠俾渠首驚馬失七筋屬久虛於四輔遂峻
陟於貳公莫難得者盛壯之風雲最易失者清明之日月
由列院累迂而至此未越五年自公朝更化以迨今已輸
十載放遠俗儒之鼓吹陶冶太雅之笙韶宜疾其駟以行
所李某縻身分竹引脰翹材敢僭序曲江之題乃久累大
鈞之播屬聞詔綍倍躍心旌所恨无庸愧漢室循良之傳
猶能自力聽虞朝喜起之歌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七

續集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

續集

王彥儒

樞使類

賀吳參政兼同知

鄭雪巖

恭審入踐政塗參持樞筦知公為蒼生起方誦明道先生
 之詩遮道請相公留嘉聽元祐聖朝之詔已卜太平之象
 允符先見之龜股肱惟人朝廷交慶共惟某官人物宗主
 朝著典刑用之行捨之藏合時中之仕止出則輕入則重
 關天下之安危上思中原注石臣命以天子湯沐邑密邇
 冕旒之眷式遄衮馬之歸如趙忠簡之帥會稽召登台鉉
 如虞雍公之位政府兼運斗樞厥今否泰消長之機正在
 乾坤轉旋之力此關世運允屬我公身黃扉者四人豈較
 决科之貴壽洪鈞之一氣坐收它揆之功某聳聽公歸敬
 為國賀上天章之對方將立致於升平草何德之麻何得

復求於夢上登龍跡阻賀燕情為

賀吳樞密

鄭雪巖

恭審渙發大號晉掌洪樞選於衆而奉臯陶不仁者遠求
諸夢而得傳說爰立匪伊龜筮卿士既協從左右國人皆
曰可僉望所屬中興可期共惟某官道正而知權謀深而
能斷三已三仕無喜愠汪汪萬頃之莫涯一出一處聞重
輕挺二泰山而屹立歐文忠不言文章以政事為急蘇內
翰不矜科目以氣節為高公兼有之人無及矣逮險阻艱
難之徧歷宜彌綸輔相之共推于今何時非賢匪人如運
舟龍門而志宜一如推車羊腸而力貴齊胡為乎河北賊
易去朋黨難或者浩嘆猶幸使淮南人畏有戇直在聞而
來歸欲恢立武之基爰重本兵之柄五色祥符臚唱知韓
忠獻蘊相業所閔十年身到鳳池較王沂公入中書已晚
曾中一着局面萬全欲強本朝必用儒者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某蓋鹽陳人桃李舊種司馬遷有四方萬里之志久
已心灰遽伯玉知五十九年之非今繞夢覺景翳翳以將
入車皇皇而何之病驥之脫牢盆叨恩已過做牛之代馬
運失職固宜其誰尼之非人力也長夜漫漫而不寐甫田
驕驕而隱憂如朽木可雕恐莫中輪輿之選若弊芻無用
祇願結香火之緣大厦賀成一巢私托

賀王樞密

鄭雪巖

共審渙發大號晉掌洪樞選於衆而奉臯陶不仁者遠求
諸夢而得傳說爰立匪伊龜筮卿士既協從左右國人皆
可僉望所屬中興可期共惟某官考亭遺風勉齋正脉和
不流中不倚道與之俱用則行捨則藏時然後仕三紀出
入一節始終誰知烏之雌雄同聲滿座獨辯鹿之真偽正
色立朝使彼立仗之馬皆瘖藉此炳國之龜先見括囊无
咎空谷寤言安石既與人同憂司馬難置身獨樂惟是憫

時甚切肯為更化一來熟察理亂於指顧間難乎袖手歷
 陳治安於涕流頃聞者寒心帝嘉其無朋比之風公展也
 有經綸之略曾中一着局面方全陝之東陝之西既分其
 責聞之外聞之內孰提其綱允賴前籌坐銷後患真儒斯
 無敵者吾國其庶幾乎某受業壘鹽托根桃李陳古靈有
 三十三人之薦曾忝名揚遽伯玉知五十九年之非今絕
 夢覺餘結尾同前賀吳樞密啓

賀徐樞密 榮叟

方壺山

恭審渙命親臣晉陪宥府朝廷輕重以相人期當左轄之
 虛天下安危在邊上尤遘西樞之寄用儒無敵為國其幾
 共惟某官命世大才爽邦碩輔開誠布公之季無黨無偏
 忠君憂國之心不阿不激自峻素階之拜愈深黼座之知
 毋舍朕之語甚親大用卿之竟已決俄聞命下殆與神謀
 方今赤白囊之馳最閔楮黃織之慮國中無務農積穀之

策何止四空境上有荷甲執兵之人幾成五大金甌之缺
 陷非一銅盤之來往難憑惟精神可以折衝惟英俊可以
 強本仁義形勢道德安強使敵國聞而畏之則天下安可
 待矣文富人望行大播於雄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
 某登門維舊庇厦尤新其喜可知何翅孟軻之聞樂正繼
 今以往請效元城之事温公慕望意長揆裁詞短

賀余僉樞

方秋崖

進班書殿續武機庭昔太平興國之間石元懿始以簽樞
 為政地粵初改承明之號宋宣獻實以儒術參禁林併茲
 二者之榮贊我萬幾之密恭惟某官甘盤諸老之舊李慶
 曆四諫之世家江左自有夷吾翕聞輿誦中國必相司馬
 父負巖瞻矧當羽檄之馳允賴籌帷之勝諒君王之神武
 歎時事之艱難孰寬顧憂請纓繫單于之頸亦曰仁義制
 挺捷秦楚之兵無競維人不邀有佐乃列二三之同德力

扶九五之中興視如手足視如復心蓋甚稱於上意用作
舟楫用作霖雨其時亮於天工某嘉與邊氓願聞國論侯
誰在矣豈遽棄綈袍之故情豈予望之亦欲附旂常之書
績敢告執訊惟懷永圖

賀薛樞使

李梅亭

額席紫樞均茵黃閣仲虺居薛宜登左揆之虛臯陶謨虞
還倚右平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共惟某官李可帝師
才堪王佐智周萬物柄耆龜先見之明節貫四時凜松柏
後凋之操周旋三省兩省之椽練達一日二日之機合文
武以兼資佩安危而注意熙帝載宅百揆民具爾瞻掌邦
政統六師軍則誰與式端兵本專領使權匈奴疑塞五原
固出干羽之舞子房決勝千里正須帷幄之籌帝曰欽哉
相尊等耳山有木而工則度姑令雍侯之先封河如帶而
國永存實自薛公之上計佇膺帝眷徑位宰衡某夙累一
陶尚驅六轡輓武功原主之粟覺心瘵而形疲聞文德殿
下之麻虛身留而神往

賀任簽書

劉後村

揚號廣庭登賢宥府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在朝廷
重豈推於九鼎師言無間人望有歸共惟某官李本思軻
道侔禹稷眉山諫臣之後喬木猶存考亭先生之徒靈光
獨在九重賞其靖退四海推為老成語妙天下而恥於文
鳴智周世務而不以才顯赫然英斷付以事樞方今群情
厭兵強敵在境切思古義大春秋九世之讎抑恐後賢重
河洛百年之責公必有以處此衆方從而觀焉見管夷吾
何憂人有憑藉聞樂正子為政國其庶幾某迹久登門情
深賀屢留觀東閣莫陪多士之遊生入玉闥頗動暮年之
興

通何樞密澹

陳寶忠

布衣半世無階光範之門藍綬一朝寄徑中台之重雖大
 造本無遠迹而微生自有戚休天心汗竹之辭拜手翹材
 之敬某官三朝元弼百代真儒盛德洪勛鏤刻旂常而不
 盡全名勁節幹旋太華以有餘偉乾道之標名迄慶元之
 輔政簡自烈祖授之神孫惟其特立於冰山未泮之時是
 以勇退於玉鉉將登之日內而紫樞黃閣既不足為公榮
 外而畫戟碧幢又安能究公業一更琴瑟四建弓旌盡期
 大老之歸周不數弱翁之相漢牢辭駟召甘老燕間蓋大
 推之濟八荒如太虛之鼓萬象散為霖雨固無非被澤之
 夫貯作雲煙要亦有不知之潤蒼坡畫永綠野春深居多
 謀國之區未是忘君之處數昔四輔于今幾人巨川之濟
 何遲岩石之瞻孰重處温公於西洛徒貽四海九州之嗟
 用孔子為東周行追五帝三王之業伏念某與世柄鑿惟
 書价僕闕甕裏之乾坤蚤嘗入夢數籠中之日月但覓驚

冤謂應章揚子之玄便可送馮唐之白晚沾一第已泣雙
 親淒其吏鞅之身失此儒酸之步固知簿書期會總是道
 場糞楚塵埃非皆惡境奈小已未諳於奔走企宗工以為
 之依歸人皆慕公知見之香天忽假我文章之印知平津
 侯之開東閣固已非衛綰石慶之傳遇裴晉公之居午橋
 或可備夢得樂天之數永言狂僭仰觀矜寬

上史同知

楊茨野洽

顯被宸綸榮膺宥府天相以士前星已應於重暉公位于
 朝斗極亦為之增煥僉曰得賢之若此可占更化之易然
 某官續洙泗未絕之源有莘渭不刊之譜昔孝廟初潛於
 龍躍孰扶日之將升先太師獨助於鴻飛卒擎天而有立
 勲在社稷李傳堦庭故笑冰水之頓高未嘗倚重獨屹砥
 柱而不動詎肯同流寧裴回於藏室殿砌之間而雍容於
 從橐丈觀之列迨趨承於朱邸得白發於清忠柄臣竟除

大勝東海蕭生之疏儲宮旋定不待商山老人之來功光
于前德復於位班雖迂於聽履眷方重於垂旒任同股肱
函贊樞省之機密力假羽翼更侍承輦之燕閑魏乎正人
當此大任方觀雨降而雲出已覓乾清而坤夷夏聳聞其
名孰不畏服

賀王樞使

平園

明詔揚廷元樞正位有常立武基聖神宥密之謀无競維
人成邦國安強之勢真儒益進多士交歡共惟某官道本
誠明氣全剛大詩書執礼六經皆務於雅言直諒多聞万
乘素推於益友騫翔久矣言聞藹然詞掖鷲坡大冊高文
之獨步經惟王尹昌言欲議之日聞自陟幾庭愈擴庸畧
留侯佐漢功高三傑之中裴度輔唐名播四夷之外擁輶
出使杖節來歸有折衝厭難之勲无伐善施勞之失况三
軍五兵之運久此宣猷宜十行一札之書茲焉進長寵數

式隆於當宁恩章尤異於在廷既用仲尼固知天下之无
敵非如汲黯但使淮南之寢謀某夙荷恩矜欣聞再拜宏
開材館知多賀厦之人邈處柳營獨阻登門之願

賀曾禮書除簽書兼太子賓客

梅亭

登延駿望翊贊鴻樞增寶鼎九九之安國由人重齊泰階
兩兩之色魁與台連廊廟得賢華夷胥慶共惟某官造道
自得經德不回一奉首登固有榮進之素定孤忠自立宜
畀英俊之並游眷既厚於兩宮名益高於九牧果登宥府
仍冠諸寮時來則為之佇正久虛之宰席年不可及也諒
多仰羨於端門民无不獲之夫公有无窮之聞某迭聞成
命倍動惟顏孤鶩落霞正竊垂天之比六鰲抃地莫彈賀
厦之棕

賀鄭簽樞兼參政

克齋

顯播制綸擢登樞筦冠七人而論事夙簡上心合二柄以

圖庸兼陪大政國勢增重僉言允諧竊以稷契之言謂忠實並吾臣之列王魏之諫以直亦崇參預之名矧惟聖朝不廣言路當慶曆元祐之盛際尤獎爭臣若名公碩輔之相望多由此選肆疇雅望克輩前脩某官人物六館之英議論諸老之右清標範俗炯圭璧之無瑕厚德鎮浮載華岳而不重早由最課爰實周行措紳誦言不作諫官必作御史當路器賞謂有聖君斯有賢臣果明目於相臺通告猷於蒲省密勿金華之侍儀刑紫橐之班枉後惠文初不專於糾拆陳前仁義惟克盡於箴規宜膺錫命之三庸陟本兵之貳運帷籌而決勝豈惟折千里之衝熙帝載以奮庸行即處百僚之長某比傳頭冊屬遯崇墉卧疾漳濱愧尺緘之獨後運竒堂上倘寸畫之兼收

上薛樞密

王臞軒

宥密地嚴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鈞

况當龍興虎嘯之初輒動蟲鳴螻躍之想敬陳梗槩上瀆尊明竊惟右府本兵之權實分宰相薦賢之責如天聖之晏元獻如元祐之范忠宣維時二聖之臨朝圖任元樞而共政晏待寒士至樽酒以盡歡范儲人才如橐艾而理病琦仲淹首蒙汲引軾汝礪俱入薦聞後皆為數世名臣此可見二公相業每讀國史而竊歎不謂明時之親逢共惟某官四海宗工兩朝元老魁磊英竒之氣可塞堪輿嬉戲怒罵之文皆入金石自為州縣小官之日已有經理當世之心不緣介紹以立朝直以精忠而許國剴裁邦用耻為管晏淺近之功恢拓中原出為王謝經營之表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无留難先朝決意大用之近比如公一人耳高着眼力察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顛持危之任重幹斗樞而北運扶日轂以東升漢无百參其於時事以何缺宋得一薛庶幾王所之有人方將啓沃上心

緝熙帝季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茲求助之時為車攻復古之計此勳既集何官可酬首揆尚虛佇正面槐之位脩名不朽留為汗竹之傳伏念某殖李代耕賣文為活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謾游蓮池苟奉菽水豈无膏沐耻為妾婦之容總奉旨甘遽奪阿婆之養春秋之寔宓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銓曹以闕少負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有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謀之心口而有禱願以氣類而相憐倘留夾袋之名當露錐囊之穎自知甚審將何裨一代之經綸借勵其餘亦足勉四方之寒峻

賀程同知

梅亭

登庸儒宗陪輔兵本綢繆牖戶及國家間暇之時典領樞

機基夙夜宥密之命軍民心愜夷虜膽寒共惟某官峻稟扶輿清儲沆瀣何蕃初入於太李共知仁義之必流下惠不卑於小官豈以佚遺而或怨揚歷勞人之州縣從容範我之馳馭追作牧於閩山寢簡知於魏闕紬書史觀昭回雲漢之章批敕瑣闈鼓舞風雷之令迄由東省進貳西樞惟春秋九世之讎固將酬於千古然乾坤一擲之奉不如出於万全願思无競之維人益務有常而立武運惟幄而决勝千里正賴叶心亮天地而弼予一人即觀額面某隴西冷裔江右庸儒頃作墨氓正出藍田老槐之下茲為幕客詎忘豐水有芑之仁所未知鼎鼐之新果猶念鑪錘之舊燕雀之賀大厦豈憂凌雨而震風烏鵲之遶何枝尚託稀星於明月

賀史同知

誠齋

樞廷貳政儲案兼榮運帷幄之謀謨今乃得漢廷之三傑

為羽翼以調護不待致商山之四人冕旒注意以惟深措
紳動色而相賀裔夷震疊廟祏尊安竊以由宗伯以任鴻
樞因九重之異恩以執政而相鶴禁則累朝之曠典如李
文定兼官於天禧之季與王沂公總取於乾興之間旋疇
承華之勲皆正宰衡之位是惟盛美允屬偉人久矣罕聞
復茲初見某官道尊而德備器博而用周雅望具孚隱然
故國之喬木大疑立決信若格人之元龜比由貳卿獨贊
秘策振主威以去君側之惡主國本以安天下之心使群
邪見覘而自消百蛮聞風而知畏丕哉此奉誰歎之功俄
晉寔於五兵仍塞華於六傳疊三組以有赫信一時之至
榮然勲高故其報必隆而位尊則其責亦重了先正未為
之業會觀木鉢之親傳垂後世不朽之名要使濟常之永
紀某受姿皆竄涉世迂踈辛勤半生乃玷奉常之第在再
十載甫脫步兵之厨揚雄方被於吹噓灌嬰獨肆其詆毀

退省羈單之跡已頽榮進之心會明時杜群枉之門而執
事成萬間之屢敢持頑鑿試門大鈞謂走也寡耦而數奇
且時哉難得而易失昂霄聳壑已為清廟之棟梁枯枿朽
株願與公門之桃李

賀薛簽書極賜出身登政府

松湖

恭審榮陞端殿僉贊宥廷以特異之睠而錫儒科固已高
韋布臚傳之選以經綸之材而應期運充足壯樞機決勝
之謀顯渥熒煌輿瞻赫奕切以十五年更化既深日積月
累之功四七際中興茂對地闢天開之會關河響應燕趙
雲從蓋真有紹興乾道所未有之機宜可成 高廟 孝
宗所未成之志英俊風雲之膠輅君臣宵旰以圖回然而
殘虜游魂更偷假息外夷通譯巨測野心龍蛇交鬪而未
休鷓蚌相持而孰決淮甸之寇兵屢却莫敢窺覩山東之
故疆再歸尚虞畔渙繫欲展規恢之大計豈容徇常試之

淺謀要必任賢使能而為強本之圖脩車備械而飭治內
之政時至則進而未則謹守敵來則却而去則勿追待吾
事力之既強俟彼機會之自應然後據建瓴之勢以令天
下乘破竹之威以定中原一混車書再正鍾簏以其時則
可矣苟舍我其誰哉某官李足以遠輩古人氣足以蓋吞
餘子材足以撥繁治劇智足以料遠中微天之所賦人不
能爭人之所期已亦自信審觀世變固已洞然於胸中握
總事權端可運之於掌上密勿乎魚水雲龍之契徊旋乎
雞翹豹尾之聯幾年聽履於星躔久俟文昌之上相一旦
擢芳於月窟遂為天子之門生寵之異則望必深待之隆
則實宜副凡而南渡諸賢未必之勲業北方數處迭起之
姦雄方來事會之無窮紛出議論之不一斟酌洞明其肯
綮經畫不失其毫釐姑養銳於萬全徐策勲於一本此善
類以顯顯而共望在長才亦恢恢而有餘帶礪功名方興
摩曷既

賀鄭樞密

懼軒

未艾鼎槐爵位平進何難某耿耿寸心悠悠謾仕目覩列
成蚤游歷於朔陸身繫遐陬晚飄零於南徼每切私憂而
過計輒忘冒進以狂言衝障霧於蒼莽之濱方且行吟於
澤畔望相宿於碧霄之上無從旅賀於泰階頌誅徒厯編

擢用儒宗參持樞筦地嚴鰲嶺被三字之恩榮春近鳳池
跨十年而身到挺紳歆慕公衮增華切以宥密之司安危
所寄長貳雖分於四等網維同主於五符或累年濡滯而
竟不迂或久任劇煩而後得拜未有春入北扉之直冬陞
西府之崇雖執政猶吾之股肱廟謨均預然惟卿為朕之
心腹聖語尤親共惟某官氣質得於天成出處關於世運
溫純尔雅追還姚姒之文章重厚端疑不作漢唐之人物
先皇帝用之而未盡新天子李焉而後臣龍邸策勲光洗

咸池之日蝓坳記事密依香案之雪翠惟犯風雪以談經
青瑣凜冰霜而封勅方大制誥之有屬非老大李其誰為
乃以一條冰之銜付之五色雲之手方當多事屢驚夜響
之鈴繚非比平時卧看日移於墀影發德音若時雨起詔
草如流泉作宋一經同封三代久簡知於旒冕就寵昇於
樞機得君如此其專報國將何以稱在昔君子任至重則
愈憂立人本朝道不行而為恥矧圖回於初政尤倚仗於
近臣聖德方新如美玉之未琢事機多壅如積水之不流
何嘗罪言人不敢言屈多避事誰肯任事間有舛政而是
之而背違豈無正人心忌之而貌敬化嘉橘之種而成枳
歛祥鳶之翼以為鷄此於元氣之有傷所以外邪之交作
一脛如腰一指如股難與屈伸五大在邊五細在庭莫權
輕重我既每事之示弱彼亦謂吾之無人惟公憂國之忠
寘位本兵之地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為辭今吾國已
相司馬公豈容生事必欲正本最患尚同召不悅周之留
而何害為周房能用杜之斷而未嘗忌杜相辯如爭相與
如昵和氣不傷見惡必遏見善必揚至公無我一正君而
國定四維張而令行訂謨造命於一堂精神折衝於千里
機會最易以蹉跌歲時每畏於因循今猶曰五府之合謀
有可諉者設或為一相之處內則何以哉某叨出師門善
搖心旆阻賀夢符於疑碧更期名在於汗青鄭公勸仁義
之行願言加意王褒慶聖賢之遇因頌獻規蓋出於忠遂
忘其僭

賀俞簽書

李梅亭

使北道而簡僚曾玷網羅之舊翊西樞而基命茲逢鼎鼐
之新往年身未可以許人今日士固伸於知己輒修燕雀
賀夏之敬併吐蟋蟀陰秋之懷共惟某官背負天風宵吞
雲夢自其克勤小物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之規模二螭

坳處之記言一麾乃出千騎上頭之賦政再命茲共回回
紫橐之間諤諤青蒲之上露門晝講緝熙日月之光明瑣
闥夕趨鼓舞風雷之號令廷臣無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
迄自東臺峻躋西府九天渙號簡二三執政之股肱兩地
升賢繫億兆生靈之肝腦有常立武無競維人春秋九世
之讎固將必報匈奴百年之運未有不志今犬羊交噬之
已深計蚌鷁相持之不久下策莫危於浪戰上兵實貴於
伐謀在帝王之萬幸萬全固求者定然疆場之一彼一此
王欠堅凝幸而及間暇之時函宜定修攘之計取亂侮亡
兼弱也時則易然同寅叶恭和衷哉政將焉往洪鈞既轉
於一氣黃麻即似於六經伏念某拓落一官嶽峙萬狀才
固自知其無似命亦可歎其不猶瞻白日於奉頭遭海風
而引去上青天而仰脇僮峽水之倒流甫欲釣錦江之魚
乃忽騎將軍之馬二年劔外寸步矛頭徒令蟻蝨介冑之

上鄭笈書

臞軒

生安得貂蟬兜鍪之出茲歸身於司敗妄干祿於有司適
值大君子之登庸不勝小丈夫之距躍士曰相哉相君實
皆本坊以相驩誰其識之有歐陽辱捲簾之有素願煩咏
抱稍養翅翎樂莫樂兮相知更傍誰家知門戶遲之遲而
又久正須大匠之錘鑪

掃軌杜門三復白圭而省咎問鈞無路載瞻紫府以陳情
依憑知己之私開寫由衷之懇伏念某少粗有志壯不如
人身窮幾誤於儒冠才知僅如於僧髮着從事之衫於湘
水空張雲飛索儒林之米於京城頓驚日近皇皇救過斷
斷無奇自從制閩之為僚未免入宮而見妬所幸龍門在
望鸚板叨名九州四海之同年獨私垂眄一頌六歲之奏
藁最荷賞音亦嘗立危疑之衝乃陰賜調護之力託身有
所滿意無虞當臨軒策士之初偶備數校文之末明天子

在上固為下之宜忠卿大夫出言每悅人之讚已獨執草
茅之見或相矛盾其間喜善之直惡卻之諛收迪之誤黜
邊之鑿大事從長不能委其規矩準繩他人有心驅而納
諸罟獲陷穽指韓愈以為傲目朱游以為狂乃入風聞遽
遭沙汰一賢見妬初非衆口之鍊金奇禍橫生正坐匹夫
之懷壁下失升斗之祿上負廟堂之知滿船載月以空歸
歌正仰天而太息雖含沙之蠹見射固有招之然近器之
鼠且投嘻其甚矣天寒日暮雪虐風饕平生故人誰念其
窮執政大臣獨惜其去親灑淋漓之妙墨極言冤枉之幽
情聲同相應氣同相求升沉何間達觀所卒窮觀所主遠
大胥期自樹恩紀以來不覓光陰之度安貧食藥引咎吹
壘寧忍以父生師教之身自棄於主聖臣賢之世何其父
也必有以也恐下石之未休將欲張之必固翕之望旋鈞
之有力茲蓋伏遇某官李問自誠而入氣質得聖之和忠
貫三精出應風雲之嘉會身登四近儼然山澤之臞儒胡
眼以別人才折腰以見下吏夾袋所錄皆將裨相業之經
綸遺簪雖微詎忍為旁人之收拾某老之將至持此安歸
固知富貴之在天亦欲尺寸之及物孤寒寡援宜其往懇
於師門稍介不容或者得覘於世道非持如公之雅量無
以發僕之狂言極力生成倘動察父哲兄之念立身名節
誓堅孤臣孽子之心

賀樓同知

雲溪

宸陛號亨機廷序進升華基宥曾詔墨之未乾晉位同寅
俄綸言之狎至雖斗樞之推舊向風采之又新朝著益尊
邊人相戒某官累朝碩德問世真儒古李精深洞究九流
之要高文雅健力扶八代之衰早簡眷於丹衷即追趨於
青瑣屬克徒之蠹寵假利勢以招權人皆趨趨折而入於
媚竈乞墦之漸公獨慷慨凜然見於批勅塗詔之時寧揆

手以翻美即掉頭而去國歌枕第觀於兒戲投簪已息於
宦游迨天道之好還乃上志之先定聽星辰之履方疊組
於此門運帷幄之謀尋本兵於西府雖台衡自此升矣然
公論尚切遲之爰疏寵於九天肆增崇於兩地今國步雖
若僅息而邊備不可弭忘沿江諸屯尺籍虛存而軍實未
覈雄淮列壁斛穀翔踴而廩給無從曠土當議於屯營驍
卒盍思於駕馭在執事既當於重任則圖功匪屬於他人
有諧其須益懋乃卒參首揆四岳之列姑藉弼諧冠三公
六符之班即專柄用佇恢洪業永相昌輝某欽聆告廷機
欲折屐繞簷倦翼方折大廈之崇成斷谷枯麥亟借小春
之發育

賀程同知卓

梅亭

登庸儒宗陪輔兵本綢繆牖戶及國家閒暇之時典領樞
機基夙夜宥密之命軍民心愜夷膚膽寒共惟某官峻稟

扶輿清儲沆瀣何蕃初入於太李共知仁義之必流下惠
不卑於小官豈以佚遺而或怨揚歷勞人之州縣從容範
我之馳驅迨作牧於閩山寢簡知於魏闕紳書史觀昭回
雲漢之章批救瑣闡鼓舞風雷之令迄由東省進貳西樞
惟春秋九世之讎固將酬於千古然乾坤一擲之卒不如
出於萬全願思無競之維人益務有常而立武運惟幄而
決勝千里正賴叶心亮天地而弼予一人即觀顛面某隴
西冷齋江右庸儒頃作塵氓正出藍田老槐之下茲為幕
客詎忘豐水有邑之仁所未知鼎鼐之新果猶念鑪錘之
舊燕雀之賀大夏豈憂交雨而震風烏鵲之遠何枝尚託
稀星於明月

賀雷知院

雲溪

疏息宸陞冠位機廷聖賢相逢方更張於萬化文武兼用
肆兼總於五兵兩地得人四夷褫氣某官高文行遠厚德

鎮浮自生民以來無如尼父任天下之重有若保衡蚤親
天子之光即覩舍人之樣旋登禁甬整朝夕之論思力贊
密謀新夙霄之號令既兌徒之拔去斯要路之穩登青瑣
催班甫拜丹墀之詔絳騶清道又宜獨坐之威爰簡眷於
九重俄進躋於二府踰年於此庶政惟新肆專廟勝之威
兼倚弼諧之地今國步方安而邊遽弛析民財既竭而官
尚推肌諸屯創殘之餘尺籍虛存而軍實未覈列郡飢饉
之後斛穀翔踴而粒食浸艱曠土當議於屯營驍卒盡思
於駕馭在執事既專於二柄則圖功匪屬於他人餘同前
樓同知啓尾

賀薛簽書

誠齋

顯膺上第進貳洪樞道德之威成安強有常立武股肱之
寄在忠力無競維人澳號再揚師虞允穆共惟某官風猷
膚敏宇量浚明才刃立解於千牛豈躊躇於肯綮意匠洗
空於萬馬寧慘淡於斯須輔造化而不言正朝廷於既治
星辰聽履久勤朝夕之論思雨露賜袍遂參夙夜之宥密
漢用三傑運籌允藉於子房舜有四鄰舞羽實資於伯益
適觀偉績追配前聞某濫厠冗負獲瞻盛事帝王之興建
輔弼固知時亮於天工甲兵之問至廟堂更願勿窮於國
力

賀陳同知

周平園

簡求八座延拜四鄰用掌祀之鴻儒付本兵之大柄蓋六
藝成於夫子可辟萊俘而一編授於留侯卒籌漢幄何嘗
弗聞軍旅之事夫豈不全智勇之名必惟其人乃振斯道
共惟某官沉謀先物古道造微令問施諸身多士之所楷
或嘉猷告于后近臣以為表儀演絲綸於掖垣成羽翼於
望苑逮茲昔任翕爾僉諧正卿五世之昌已昭祖烈丞相
六奇之計行闡家声某託契有初辱知良庠屬充負於郡

國昉依託於廟堂

賀樓簽書

雲溪

渙寵九天升華兩地聽履星辰之上夙已煥於冰街運籌
帷幄之中今甫聯於斗極屬聞多士之論猶歎十年之違
象緯宣明禮表震疊共惟某官三朝元老百世鉅儒妙李
造微發揮中庸大李之懿高文行遠塗改生民清廟之篇
蚤利見於飛龍遂洗空於凡馬演綸西掖批勅東臺屬元
兇方兆於胚胎而孤忠獨挫其牙角既甘心於賈禍乃決
意於投閑一違橐座之班五賦琳宮之祿故山寂歷雖安
泉石之居丹闕岩堯難阻風雲之會甫歸班於四禁俄冠
位於六卿曾未淹辰遂間兩社今和議雖可成而虜猶難
測敵師雖少卻而備不可忘必訓兵選將而授以規模積
穀堅城而磨以歲月垣墉固則暴客莫措氣躡實則外邪
草干此雖書生之常談是乃古人之上策切惟閣下素定
宵中要弘歛施勿負所志機庭密運直將傾海以洗甲兵
揆路左虛行見濟川而作舟楫

上鄭樞密

戴翼

父母魯邦稽首通德門之望宗師韓斗傾心翹材館之歸
矧叨恩造於南宮又辱年盟於東閣僥忝履簪之舊物僭
干鑪錘之全功某官道德周程人品文富大名照今古斗
魁第一宿天樞實踐到聖賢佛中八九分地位所養者得
孔子詩書之李力故發而皆堯舜君民之事功切觀本朝
慨論先哲自狀元作宰相從昔固多以純德為名臣如公
蓋少合宋元憲諸賢而論獨王沂公一代其人厚德鎮一
世之浮雅量納八荒之大李術純正為王者師風度簡凝
得大臣躡曠古未有繼今其誰獨我公可以比肩其風流
此天下所以翹首而日望佇膺大拜即印前猷某眇然書
生冒此邑寄每嘆孤寒之無援惟知職業之自修七八年

汨汨火坑頭今老矣九十母垂垂絲髮人孰怜之情惟里
社之寒爰曾是門墻之舊植鄉達尊在上倘不露於飯投
窮書生何能是自甘於暴棄頓首百拜引脰一鳴願垂雨
露之天俾脫風波之地對菲母以下躰既忝生成桃李盡
在公門更祈終始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

續集

王彥儒

書